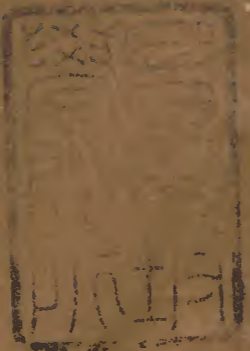


叅定朱子語類



漢書門		九四〇九	二〇二
類	號	函	架

漢書		九四〇九	二〇二
類	號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	(3)
函號	298	253		

三四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三

漢草文庫

為學下

存養

八十一則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

是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

朱子語類

卷三為學下

常在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今於日用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自見得分曉。常常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
 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定方賴
 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
 言有歸著如中庸所謂道問學工夫皆自此做
 儘有商量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皆是若
 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即今見得如此
 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

有著力處便合做起

按致知第二十六條亦有

條相似但前條所云無可商量是義利大關好
 商量是就裏功夫節目蓋以小大分之此所云
 不待商量者是先求放心儘有商量者是
 口逐應事考古之類以內外緩急分之也

心須令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仍須勤勤

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人之精神習久自成

若勤緊收拾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

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孟子之後不得其

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

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今一日之間動多少思

慮萌多少計較。如何得善。按此二條大旨皆謂存心而後能知性善

其義最切且微。繼云遂流於惡。如何得善。自指心不指性也。

天理在人任其如何蔽。鋼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星星星星。逐時出來。只於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私欲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

私欲而不能克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關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

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便內外肅然。持其志。是心方漲處。便持著。

問心不能自把捉。曰。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持其志如何。却要主張。曰。志是心之發。豈可聽其自放而不持。但不可硬守定耳。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與好諧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

養幾時得。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惜取那無事底時節。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卽爲粗病。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撤了蓋蔽底物事，待他自出來行。

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問思慮紛擾曰不思慮時不識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且體認自家心是甚物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夫子說操存舍亡已極分明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四端處儘有可玩索。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曰且論是不是未須

論定不定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要開心却不開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開有所主。學者工夫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才整頓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操存只是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不曾捉定有

一箇物事在裏。顧諟天之明命。亦只是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皆是如此。不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

凡學。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天理明。自不消講學。

聖賢言語。似乎叅錯不齊。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

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不是。便知不是。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不曾炤見。似此光明。亦濟不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

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人不可無戒謹恐懼之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存而不失。今人見他說得此四字重。便作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

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然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息。按不操而存舍而不亡。雖在聖人亦不然也。但其操自不費力。若舍而不操。是惟聖罔念矣。大雅云無斁亦保最善形容聖人之操心。堯是出治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

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才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書有合講處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

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一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程子說敬字如此親切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信口胡說

問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又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率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總之只要人于此心上見得

分明自然有得耳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功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

敬則萬理具存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

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敬是靜中有箇覺處。只是常惺惺在這裏。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才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

外。

敬亦不可渾淪說。須是每事上簡點論其大要。只

是不放過耳。

倪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

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

不收敛。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

只是要收敛。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

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

願授大學。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

消旬日工夫。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

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覺得間斷、便已接續、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敬是第二節事。且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方曰、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

主不論感與未感。常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衰颯。不知當如何。曰。也不須只管把捉。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

念。是要做甚事。若是合當做底。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敬便在這裏。

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日

是敬。開眼見物是義。

心不靜。却要讀書看義理。今且說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收斂此心。立箇基址。爲學方有歸著。若雜然昏亂。却學

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

按孟子云學問專為求放心此條言

收放心方可為學首尾似倒蓋不放心便是仁收斂者僅息其浮游營逐之意足為誦讀尋求之地而已

人須是存得此心。心存則雖不讀書亦有箇長進。

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

氣象。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

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

無事時節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

是如此。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

接賓客敬便在應接處。賓客去後敬依舊如無

事時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

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

一則有事無事皆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

要處。

動靜不是截然。順理而應則雖動時心亦不動。若

事物之來不順理而應。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

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

能存則應接時得力。須是兩下做工夫。無間斷。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也。只是當動還他動。當靜還他靜。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常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徐問動靜功用相救。靜可救動。動如何救靜。曰。應

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靜時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古人惟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機。今隨事匆匆。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兵家亦云。以靜應主靜。點著便有。氣粗便不仔細。為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

事都見得。應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兩無少欠。但要

我應之耳。

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曰是隨

處見得。只是常常提撕。不是又起一見。如事父

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道。這是孝。便是

兩箇了。問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

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

按孝者力有倦心無倦其有倦心者

非孝也。然既有之則當自省之所謂先王制禮不愆不及也。

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

所以然也。習是用工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

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

一心去察。一心胸中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察

其事親從兄之心。靄然如春。則為仁。肅然似秋

則為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為

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

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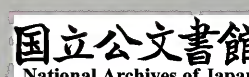
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

也。按大學先致知。察字功夫已蚤用矣。學而時習此習字中兼得察字意。習而不察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與世間一種天資忠厚之人。大抵為未知學問者而言。張子韶輩乃欲借事親從兄以自察其心與察於人倫相背馳矣。學者學以為人臣為人子也。如之何其借為人臣為人子學也。

泳問心存時亦有邪處。曰如何。曰有人心道心。如佛氏所謂作用是性。亦常常心存。曰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亦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

靜坐 十二則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著落。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自無閑雜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他見人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打坐時意味也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胡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且如此。亦無害。

靜坐非欲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莫令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人。也有靜坐無思念時。也有思量道理時。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退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立則見其

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于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

有箇思量倒斷。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慮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靜時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吳公濟云逐日應事接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試之亦略有驗彼異端說虛靜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問打坐也是工夫否曰也有不要打坐底如杲若之屬他最說打坐不是

力行 三十七則

元昭言自覺此心不寔曰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寔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如天下歸仁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只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偏說存於中則

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

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按視聽言動皆心主之勿

字是也謂思包在動內似不如云心貫乎四者之間蓋經書中動字大抵指身之動處言耳

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

為學最切要處在吾心身其次便是做事此是實緊切處

若不用躬行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不去古人日夜皇

皇汲汲只是理會這身心。到做事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大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功業便用小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

今人所謂踐履者。只做得箇皮艸。如居屋室中。只在門戶邊立地。不曾深入到後面一截。

按學者但知所

見有淺深不知踐履亦有淺深也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不肯做工夫。大

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如此。是了一則自謂做聖賢不得。

譬如十里地頭。自家行到五里。見人說十里地頭事。便把為是。更不進去。那人說固不我欺。然自家不親到那裏。不見得真。終是信不過。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根不點地。要
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
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
自見得。若不實踏過。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
不曾理會得。
匹夫豈無可行。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
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只據是處行將去。必

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是非久自定。時
下則須在我者無歉。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
見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做。只是如此。
先就睹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
細密。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覩聞處元不曾
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
下稍一齊擔閣。
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
義理底言語儘說。無義理底事儘做。於粗底根

脚猶未立。却求深微。

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

之。有處所。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避俗。只是見不透。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

苟賤不廉。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大事。如子路。世

間病痛都沒了。

論語必先從富貴貧賤。說到不去仁。必先教取舍

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

定。安能有進。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是入

門便差了。

朱子語類 卷三
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稍便愈更卑下一齊衰了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
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若
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

器遠問初學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終是省好然
要去省又怕有不省病痛某常有時做事要省

此工夫到得做出却又不好不厭人意且如出
路要減此用度到要用時依前不曾省得若可
無事時且省儘好若主家事及父母在上當代
勞役終不成掉了去閑坐省事固好然一向不
經歷到得事來却會被 he 倒了

每常令兒子們作事只說箇大綱與他以為那小
小處易曉不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
都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

朱子語類 卷三
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做舉業。只要把他格式。隱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

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何如也。又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克己 八則

問邪僻之思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何以制之、曰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莫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豆、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初時白少黑多、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

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別尋捷徑、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是不奈煩、修治身心、所以作此見解、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游

游蕩蕩無下工夫處

今且要收斂此心嘗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
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
撕此心令在此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做時
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
已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
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
有箇物引著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至前面荆

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
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
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無一時一刻不炤管克治
始得

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常常放在心
下

如有此見處只管守著歡喜則甚如漢高祖得關
中若見寶貨婦女喜後便任則敗事矣又如既
取項羽只管喜後不去經畫天下亦敗事正如

過渡既已上听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虚心以從善

只緣自己處工夫少所以別人處議論多與朋友交非謂要去罔他方為不信只信口說來不合於理便是不信

朱子語類卷三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四

學誨

自述為學 二十四則

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勵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如此做工夫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

朱子語類 卷四
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

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硃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硃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

某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

某舊時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

朱子語類 卷四
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用之則愈明。徒為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

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濶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某尋嘗看文字。都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

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若只依稀見得不是，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學者都不肯自去著力。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如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

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

易非學者之急務。某平生也費了此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

所得似雞肋焉。

子靜說活嘗是兩頭明，中間暗。暗是他那不说破處。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畱心於此。至二十四五，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

去日復一日。覺得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某不敢自昧。以銖累寸積而得之。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理便在裏面。以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某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憶。竇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竟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爲人判狀。竇曰。此

猶是日中做底事。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於夢。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

已用功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

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

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

諷誦涵詠。未須著力考索也。

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

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

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想前年是就道

理說。今就勳業上說。先生曰。不然。自覺得無甚

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

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先生是年正旦書於藏書閣下東楹。

自論所著書十四則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全不做得此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毫釐不到。

便有差錯。如何但發大綱。

前聖說話。雖後更生一聖人。未必盡曉其說。蓋前聖或一時因事而言。或立一見而立此說。後人未見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與之全。

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曰。愛敬與禮爲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尺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

敬。

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三致知。四存養。

五克己。六家道。七出處。八治體。九治法。十政事。

十一教人。十二儆戒。十三異端。十四聖賢。

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

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

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

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撫來作闡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如此。然細點簡來。段段皆是日

用切近工夫。於學者甚有益。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曰。今未曾下手。便要從容不迫。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嘗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

教人 四十則

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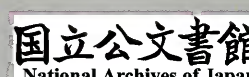
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做得箇引路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問伯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且人亦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

據實說某處來。卽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只要人不馳騫於外耳。

五峰多說人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不知孟子此說。爲那一般愚昧人。便著向他說。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便要於此



等候探知這心却恐不然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不可謂學時未暇問問

時未暇思思時未暇辨辨時未暇行五者從頭

做將下去只微有少差耳初無先後也如此用

工他日自然簡易去

大抵今之學者有一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

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

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

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

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

脛自當如此若徑不管他却非朋友之道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

上事學者須要主一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

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

所之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文亦無歸宿

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日間便

不見纔覺得便又在目前不是苦難收拾但自

去提撕便見得如今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

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碍。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若年高者。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今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著。

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世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固宜爲陸子靜所笑也。子靜高。只是下面空踈。無物事承當。伯恭如何得似他。人須是於大原本

朱子語類 卷四
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

此心固無虧欠。然須事事做得。方是無虧欠。若只說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今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刪定之學。忽一日自言悟道。明日與人飲酒。便如法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克去利欲忿憶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

般說話。人要學聖賢。此是好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兢兢業業。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為。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嘗自在。他只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

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雖無所不學，理會時却逐件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自見了。若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

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主靜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

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底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仔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事可樂。便信著他。原要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

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時多。問緊

要事。究竟自己事時少。若真箇做工夫底人。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

爲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人精神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

光陰可惜。不知不覺。便是三五年。人生能得幾箇三五年。須是自強。若尋得箇僻靜寺院。做一兩

年工夫。須尋得箇地頭。可以自上做將去。

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閑一時。

閑便做一時工夫。一刻閑便做一刻工夫。積累

久自然別。按工夫無時不做有事便就事上做如何待閒此只是說靜養工夫耳

做工夫一似穿井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今都乾

燥。只是不曾著心。如說道出去一日便不做得

工夫。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

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

理。所以學貴時習。但又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

時習。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窗下

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

康節從李挺之學數。却曰。但舉其端。容某思之。他

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

如人刺繡花艸。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鍼處。

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按此專為親炙者言。若巧繡善書之人。不得晤對。又何以取之哉。翫其繡。可想見其下鍼習其書。可逆知其把筆是學。古有獲之機也。

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

是他心虛理明。心裏鬧如何見得。

劉元城戒劉壯輿謂此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

語。僞曰。今公欣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爲英雄。務趺弛豪縱。全不點簡身心。其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先立其本。方推及其餘。今公學都倒了。使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他人不知學底。心雖放。猶放得近。公雖曰知爲學。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問丘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說在裏。公却貼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學。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

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
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
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
餘也。按朱子以氣有餘答之使愚
答之則云帥氣者不足耳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已。只立脚不是。
偏在語言上。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若
志在求仁。任重道遠。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
如臨父母。曾子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
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

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

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却牽引前
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
是鶻突了。又取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
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
却如今日來建陽縣。猶未見得分曉。又將建寧
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美來美
去。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
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

朱子詩類 卷四 十一
上去無一句著實。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

吳棻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中，有黑點，今全體未是，何病痛之可言。大抵人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趨向不正，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須先拽轉自己趨向。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

以此推之，不志于仁，則無善矣。志理義者，亦有時激惱人，然其志終在于善，有一種不激惱人底。見人說道理，亦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亦從而非之。但只是順人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林仲參問下學受用處，曰：潑底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聲氣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含含糊胡不能到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某於相法却愛苦硬清癯之人

今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便無可觀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

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在漳州日詞訟訖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

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狀彼要從

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

礙按此卽所以教之也若遽聽從學違其親命失其親心今使得請再來不得來不來皆教之孝矣

李先生爲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只爲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

向見吳公濟爲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又如家人啗嗇悔厲吉婦人嬉嬉終吝皆此理也

按太

乃酸微苦者乃甘若甘而得中苦而已甚非此例也穀菽之甘黃連龍膽草之苦寧有餘變耶凡物貴子而惡太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登臺見草盛命數兵耘草分作四段令各耘一角有一兵逐根

拔去耘得甚不多其他一齊了畢先生問諸生曰耘草孰快諸生言獨此一人鈍曰不然某看來此率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仔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却只是一番工夫便了這幾箇又著從頭再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致費力如此這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平居言行 二十二則

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下
不爲來者之害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嘗自體此心寬明
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

人言好善嫉惡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

謨曰惟其好善所以嫉惡

按前條義勝此條畢
竟是朱子性之所近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
吾之所知者惠廸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

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有爲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爲公發書只云

某官亦老成諳事可備任使更須訪之公議如

何其不敢必辛棄疾是朝廷起廢爲監司初到

任須采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員他所薦舉

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若把來應付人情

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爲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

不曾以此事懇人而人亦皆不來私懇其間有

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某已自舉薦之

朱子詩類 卷四 三
矣更無私懇者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
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薦舉他甚麼公
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
說向來所爲不善從今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
此心何可保
天生一箇人便須管著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
楊氏爲我

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

觀焉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日
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
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
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愛誦屈原楚騷孔明
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兮辭并詩及杜子美數詩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
擊板俟先生出既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

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即厲聲止之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

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畱之客輒有所咨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開窗坐見窗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熱目受而心思之則身不安之矣

當諸公攻僞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
季通被罪臺謂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

先子請類 卷四
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
遭必傷。卽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
因諸生偶語而覺。卽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
事如何。曰州事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
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
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涂見別。先生舟往
不及。聞蔡畱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
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
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
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
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
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
人釀酒至。飲皆醉。先生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
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
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
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末章言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

朱子語類 卷四
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定須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今爲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不成屋下合說。

底話亦不敢說也。

自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朱子語類

卷四

三

國史館印

